

站在屋顶上吹风



赵柏田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Zhan zai wu ding shang chui feng

站在屋顶上吹风

赵柏田小说自选集

赵柏田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在屋顶上吹风/赵柏田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6.9
(浙东作家文丛. 综合卷/李浙杭主编)
ISBN 7-80743-021-4

I. 站... II. 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3530 号

浙东作家文丛(综合卷)·站在屋顶上吹风

作 者: 赵柏田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075 千

印 张: 88.5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43-021-4/I·4

定 价: 125.00 元(全六册)



赵柏田

1969年8月出生于浙江余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

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在各大期刊发表作品一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我们居住的年代》（1999）、《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2006）等。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及年度排行榜，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曾获2000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全国大红鹰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奖等。

关于本书

阅读这本小说，可以感受到叙事形式对读者智力的考验。小说家创作的本意是“为世界树起一面不那么完美的镜子”，而承担着这个使命的叙事方式便在心灵的镜子上组合出世界的万花筒。那种层层叠合的叙事方式，不仅使故事呈现出魔幻色彩，而且还超越了故事自身，引发我们对世界以及写作意义的进一步追问。

浙东作家文丛（综合卷）

丛书主编：李浙杭

赵柏田：《站在屋顶上吹风》

王 毅：《一个人的酒吧》

艾 伟：《无限之路》

张 潇：《流星，为自由而陨落》

荣 荣：《暖色》

蔡 康：《江亚轮惨案》

目 录

坐拖拉机去远方	89
坍塌	81
夏天的沮丧	63
寻找隐地	49
暗夜行路	37
地震之年	23
站在屋顶上吹风	11
扫烟囱的男孩	1

跋	附录：作品要目	一个长跑冠军的一生	沙乡笔记	我在天元寺的秘密生活	一个雪夜的遭遇	纸镜	一桩凶杀案	三生花草	明朝故事
	299	253	219	205	193	179	163	145	127

扫烟囱的男孩

扫烟囱的男人来到村子里，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村里的孩子。这是下午四点钟光景，太阳斜到了西面，被屋子挡住切下了一块块的阴影投在地上。有人端了满满的一盆水往天井里泼，灰尘扬了起来，水滋滋地渗了下去，一会儿就没有了影子。扫烟囱的男人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村口的石桥上，他又高又瘦，背着一只大口袋，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一筒卷起来的又黑又脏的苇席，径直向男孩家的方向走来。

男孩就在那群跟着的孩子里面。一整个下午，他们都泡在河水里，又是打水仗又是摸河蚌，夏天的太阳把他们的背脊晒得又黑又亮，他们的眼睛都像害了一种叫“偷针”的眼病一样发红。男孩把一只大木盆顶在头上，里面是他花了一整个下午捞来的河蚌和螺蛳。他们好奇地跟在扫烟囱的男人后面，滴滴答答的水从木盆里和身子上流下来，一会儿就把扬起来的灰尘盖了下去。他们跟着扫烟囱的男人来到男孩家门口，这时扫烟囱的男人停下了脚步，他从屋旁边的草垛里抽了一把稻草，扎成一个草结缚在竹竿的顶头，做完了这一切，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灰颜色的大口罩戴上。

“李亮，他来捅你家的烟囱了。”

被叫做李亮的那个男孩很不高兴，因为他听人说烟囱不能老捅，老捅的话就会把灶也给捅倒了。他沉着脸走回家去，扫烟囱的男人擎着长竹竿正要跨进门去，看到男孩，讨好地向他笑笑。就在他回头的时候，竹竿梢头扫落了屋檐的一片瓦。哗啦——，瓦片跌

得四碎,看得出来他被瓦片打碎的声音吓了一跳。男孩不理他,自顾自把木盆重重地在地上一墩,一群鸭子嘎嘎的叫唤着围住了男孩。男孩拿一块石头,蹲着一下一下砸河蚌,碎的壳片和汁水四溅开来,他把砸碎了的河蚌丢出去,鸭子拍打着翅膀抢夺起来。

李亮哎——,男孩的母亲从屋里走出来,她刚张开嘴,一眼看见男孩蹲在屋角。她摸出一把零钞说,没什么下饭,趁村东市头还没散,买半边猪耳朵来。男孩应了一声,跑出没几步,又趑趄回来向灶间跑去。男孩家的灶间跟屋子中间连着一一条走道,又长又暗,刚从外头进来,男孩有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他看见扫烟囱的男人时,还是吃了一惊。扫烟囱的男人立在灶膛里,他现在已经不带口罩了,一张脸黑得像锅底,更衬出了眼睛和牙齿的白。他咧着嘴向男孩笑笑,这些白全都动了起来,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他的脚边摊着一张席子,席子上是扫下来的一堆烟煤。男孩的母亲说,你还回来做什么?男孩说,碗,我还没拿碗。扫烟囱的男人这时从灶膛里拔出了脚,他站在灶前用力拍打着衣服,数不清的煤尘从他的身体里面飞出来,落在屋里的什物上。男孩的母亲递给他一碗水,他仰起头喝水,男孩只看到他的喉结一上一下骨碌骨碌地动,水从他的嘴角流下来,在他黑乎乎的胸前冲出了白白的两道痕。喝好了水,他低下头收拾东西,不留神时在男孩母亲的屁股上捏了一下,男孩母亲的屁股上印上了黑黑的一个指头,她黯淡下去的眼睛亮了,她的脸像生气时候一样变得红红的。

晚饭有猪耳朵,有韭菜炒蛋(男孩养的鸭子这几天刚下蛋),男孩的爹话就比平时多了。男孩的爹在邻村的一个采石场做石工。那地方他带男孩去过,简易的工棚里石子粉碎机咔啦咔啦地响,一个个石工都是腰上系着绳子,把自己挂在山崖上干活。男孩的爹咂一口酒,啗的回一下味,把猪耳朵咬得咯吱咯吱响,好像再也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十五支光的电灯泡挂在三个人的头顶,像一颗发亮的土豆。男孩的爹一吃酒就要出汗,这会儿他的鼻



尖已经冒出了细细亮亮的汗珠子。他说着这一天里采石场里的事情,谁谁让钢钎砸了脚背,谁谁放炮的时候额头让石片划了一个大口子,男孩听得有滋有味的。他想爹在吃猪耳朵喝酒的时候还是很好一个人,不会虎着个脸也不骂人,要是天天有猪耳朵吃该有多好啊。

夜里,男孩起来尿尿,听到隔着一块布帘的那边他们在说话。

“你身上怎么有一股烟煤的气味?”

“嫌我啦?我一日三餐要弄,大半天的踮着脚趴在灶膛里烧火,怎么会没有烟煤味?”

窸窸窣窣的,好像是竹榻下面的草在翻动。

再接下去,是眠床摇动的声音,吱嘎,吱嘎,像干木匠活,男孩在这单调的声响里睡了过去。

九月的一天,扫烟囱的男人又来了村里。这是他第三次来了,前两次,他去男孩家扫烟囱,他走后,男孩家里都吃了肉。这对平时菜里面吃不到一点油星子的男孩来说是多么值得快乐的事啊。他已经有点喜欢上这个长得瘦瘦长长的扫烟囱的男人了,他巴望着扫烟囱的男人能多来几次,这样,吃肉的次数就可以更加多了。所以这天男孩在晒场上玩耍的时候,看到那个男人从村口进来,就撒开脚丫子往家里跑。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跑得飞快。男孩牵了他母亲的衣角走出来,扫烟囱的男人已经到了他家的门口。他盯着男孩母亲的眼睛说,我好久没来捅了。男孩的母亲红着脸笑骂了一句什么。男孩跟着男人到了灶间,看着他往灶膛摊开苇席,把草结缚在竹竿上。他希望那个男人早点儿把烟煤给捅下来,他猜测这种黑乎乎的东西是能卖钱的,要不怎么扫烟囱的男人来了后,家里就有钱买肉了呢?

但扫烟囱的男人一直没有动作,口罩也没有戴,他好像是渴坏了,坐在烧火凳上一杯接一杯地喝男孩的母亲倒上的茶。男孩看着他的喉结像一只小老鼠一样滑上滑下,他已经喝到第三杯

了。男孩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还好这时候他母亲摸出来钱让他赶市头去买肉了。扫烟囱的男人把一个五分的角子也放进了男孩张开的手掌,他说,买一根赤豆棒冰解解暑气吧,我看你头顶心都热得冒烟了呢。

男孩去村东的市头切了半斤槽头肉,又在小店里买了棒冰,一路蹦跳着往家走。棒冰凉丝丝的,舌尖碰到了整个人都好像轻得要飞起来。他怕棒冰化得太快,嘴巴咂一下就抽出来,白花花的水汽在他面前绕来绕去。男孩的爹从后面走上来,他扛着一把大铁锤子,在肩上一翘一翘的。

“还不快滚回去?”

“娘让我去市头称肉呢。”

“好啊,你把找头买棒冰吃了,看我到家不拆你骨头!”

男孩嘟起了嘴。

“才不呢,这钱是扫烟囱的人给的。”

男孩没有看到他爹的脸黑了。

“他人呢?”

“扫我家的烟囱呢。”

他爹的脸青得发着光,肩上的铁锤子晃悠得更厉害了,男孩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

晚饭有肉,还有酒,但爹这回没说采石场里的事。十五支光的电灯泡下,三个人像哑巴一样,只有呼噜呼噜喝汤的声音,调羹碰碗的声音。半夜,男孩起来解手,看见屋里灯还是亮着的。

“你的身上怎么老是有股烟煤味?”

“我不是洗过了吗?”

“洗上十遍百遍也洗不干净。”

“你说清楚一点,这是什么意思嘛!”

男孩听到啪的一声,好像是市头上屠夫拍打案板上的猪肉。什么意思?这就是我的意思!男孩听到他母亲低低的嚎叫,是从喉



咙底里憋出来的。你打死我好了，你这杀千刀的，你打死我啊。男孩撩起布幔，伸了一下头，他看到娘被剥得光光的，手和脚捆在一块像一只粽子，被扔在床角。滚回去！爹向他瞪起眼睛。男孩忙又把头缩进。

“他弄过你身子？”

“没。”

啪的一声。

“还嘴硬？”

“是真没。”

“臭婊子，这么说倒是我错怪你了？”

噗，噗，这声音很沉，好像打在什么软沓沓的东西上。

“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我不会打死你的，杀人偿命这我懂，我只要你承认，他是真的弄过你了。”

“我说过没弄。”

“没弄？你听外面人家在怎么说你……算了，求求你还是老实说算了，要不后面还有更厉害的。”

“那就……算弄了吧。”

“不是算不算的，真弄了就真弄了。”

“真弄了。”

“这不是？说了就没事了嘛，他弄了你几回？”

“好像两回，可能三回吧，你把我打糊涂了。”

“我打你？我还要把灶扒了呢，省得他脚板朝天老往这跑！”

“你扒吧，有种你现在就起来扒，你李家菜缸里的咸菜梗我也不想吃了……”

男孩听他们说话声越来越轻，眼皮就沉沉地合了起来。他的脑袋里像是有一个小人在跑，小人的脚在长满青草的田塍上一落一落，越跑越快的脚把他带到了梦里。在梦里，他听到有一个人在

哭。然后，他睁开了眼睛。屋里的灯早就灭了，窗外的星闪着银光。他又听到了哭声，这一回男孩听清了，是屋子那边爹在哭。爹也会哭？男孩怕自己还是在梦里，黑暗中他掐了一下胳膊，生疼生疼的，他知道这是真的了。爹边哭还边说着什么，男孩一句也没有听清。慢慢地，爹的哭声就像一块没有绞干的湿布，只是在床边滴答了。

秋天，村里的孩子玩起了滚铁环，他们用一根装了铁钩的竹竿，推着铁环在村子里跑来跑去。每天黄昏，铁环在青石板上唧唧滚动，溅出一点点明亮的火星子。男孩没有铁环，只好眼巴巴看着别的孩子神气地跑来跑去。后来，他推着一只箩箍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箩箍比别的孩子的铁环要大上整整一圈，滚起来没有一点声音，更要命的是它遇到土坷垃一碰就死了，不会像铁环一样跳起来飞过去。在别的孩子的嘲笑声中，男孩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男孩做梦都想着有一只自己的铁环。他打听过，只要花两毛钱就可以在村口的小店里买上一根钢丝，然后再花一毛钱央社办厂的人焊起来就可以做成一只铁环了。男孩的手头已经有了捡牙膏壳换来的八分钱，但要攒到够做成一只铁环的三毛钱还差得很远。男孩在村里晃悠的时候看到自家的烟囱，心里暗暗地笑了，他好像看见一只圆圆的铁环从烟囱里飘了出来。

男孩学着扫烟囱的男人到他家灶间干活的样子，他拆了一个晾衣服的三脚棚，抽出一根竹竿，再在上面绑上一个草结，没有苇席，就从屋角找出一张破的塑料雨披将就。他跨进灶膛，看见头顶是补丁大的一块蓝汪汪的天空，蓬松的草灰盖住了他的脚，温温的，说不出的舒服。

他把竹竿一点点地往烟囱里伸，忽然想起扫烟囱的男人在干活时是戴口罩的。他把汗背心脱下来，胡乱地包在脸上，只剩一双眼睛在外面扑棱扑棱。

烟煤一点点地飞落下来，像黑乎乎的雨，落在他的头发里，眼



睛里,落在他光着的背脊上。他的眼睛很快就睁不开了。他想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烟煤呢,再用力一扫,轰隆隆的,头顶的那片蓝豁地大了,不知是烟煤末子落进眼里还是涌进来的亮光的缘故,男孩的眼里流出了泪水,他一下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断砖噼里啪啦往下掉,有一块还打在了他的额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他的耳朵里好像有数不清的蜜蜂在嗡嗡。男孩现在知道发生什么了:倒灶了,我真的把烟囱给捅倒了。

他的脚背火燎火燎的疼,低头一看,灶膛里焙着的粥髻打碎了,白的米粥,黑的草灰混在了一起。男孩像一只灰猴子般跳出灶膛,扯下包在脸上的破背心,他的脚像是一对煨熟了的番薯,上面还有一个个鼓着的水泡。

男孩哇哇哭了起来,因为痛,也因为害怕。鼻涕和眼泪把一张脸抹成了大花脸。过去家里有一只猫,打碎了爹的酒瓶,被爹打得拉了十天半个月的烂屎,男孩感到现在自己跟那只闯了祸的猫差不多。

听男孩的母亲说完这件事,爹伸手在男孩的头顶摸了摸,说:“你干的好事!”

男孩想栗暴要敲下来了,但没有,爹倒了一点酱油在手上,搓了搓,用力按在男孩烫伤的脚背上。男孩杀猪一般尖叫起来。

男孩的爹说:“酱油抹过了,伤口好了就不会结疤。”

第二天一早,太阳还没出来,爹把男孩叫醒了。

“儿子,跟我上屋顶。”

“上屋顶?”

“对,你拉屎我揩屁股,把你捅倒的烟囱全拆了,把那个洞给补起来。”他的脸上一点也没有男孩想象中生气的样子。

“烟囱堵上了,以后还怎么做饭?”男孩的母亲叫了起来。

“不理她,”爹向儿子快活地眨眨眼,“儿子,我们上去。”

“好咧。”

花了半天工夫,男孩的爹把烟囱堵上了,他把用剩的砖头在屋里砌了一个小灶。他干活的时候,男孩一直帮他和泥,递砖头。在男孩的眼里,他的爹真是十分能干。小灶的烟囱小得多了,海碗大的一个洞开在了东墙。

以后男孩跟村里别的孩子打了架,那群野小子就偷偷地跑来,踮着脚把那个洞用泥巴或是石头堵起来。他们生火做饭的时候,常常熏得鼻子里都是黑黑的。男孩的爹就多了一件事做,他带着一身烟味从屋里窜出来,怒气冲冲地骂着那些孩子父母的名字,边骂边把烟囱洞里的石头和泥巴掏出来。那些野小子跑老远了,还咕咕呱呱地笑成一团。

原载《收获》1998年第5期

10

站在

屋顶上

吹风